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二十四上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南光晋

說郛卷二十四上

明 陶宗儀 撰

王氏談録 王洙

訓子

公誨諸子曰忠非必殺身自盡其誠也可令人涖一官苟能竭力于大小之務不自愧于禄食推而廣之至于大事皆忠也至于以身死事葢古人不幸而遇之耳閨門之内承順父母顔色為先吾先公中令奉戚氏太夫

人極為子之道太夫人每有小不如意未嘗與先公一言先公必朝服再拜俟其色悦而退先公在金陵餘杭清夜多作詩必名吾起草或屬數句未成且假寐吾持筆侍側往往至中夜不敢退時吾十五六歲未始知倦令吾爱汝曹不欲以嚴限慈庶事當自勉也

爾雅

公言爾雅文選待文士之秘學也使人知之必譏其所習淺末至規撫裁取不習或問嘗戲曰韓愈詩多用訓

故而反曰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此人滅迹也

隸書

公素不習隸書初但徽作八分皇祐中受詔書獻穆公主碑李氏求以古隸寫于是始作隸書既出人競愛宋丞相曰近世人家栢楹之刻所未及也君謨亦云君之隸字乃得漢世舊法僕之所作但唐謂一本作體隸耳

筆法

公言用筆須圓勁結體須作力正然後以奇古為工皇

祐中受詔與君謨分寫邇英閣二圖公書無逸篇君謨
真字書孝經既成上作飛白二軸答之後又受詔分寫
集禧觀諸殿榜公書奉福虛福殿二榜君謨書神藻殿
二榜

為文

公誨諸子屬文曰為文以造語為工當意深而語簡取
則于六經莊騷司馬遷揚雄之流皆以此也又論修身
行道至于性命之理既而曰此皆第一等語汝輩一詞

賦亦未能善固未知也然不當不為汝輩道

讀書記

公嘗言隋王劭作讀書記凡所說書隨意所取疏之後輯而成篇又唐人有臺閣集纂當世名人詩今此二書人家罕有存者

鷄鳴歌

公言人嘗云汝南出鳴鷄考之舊事漢時于汝南取能鷄鳴歌之人其云鳴鷄葢謬也

葬

公言昔覲孔子墓視其地之形勢大與今俗深相符今之術累昔人之所遺耶

子房封留

公言令陳留立祠祀張子房非也所封留沛今彭城有留城是也昔宋武北征過陳留下教修復其失葢已久矣

為文

公訓諸子曰壯年為文當以氣焰為上悲哀憔悴之詞

慎不得法

知字音切

公言學者不可不知音切苟不通終竟為不識字人

論陰陽拘忌

公言昔有一士人病其家數世未葬亟出錢買地一方

稍近爽塏者自祖考及緦麻小功之親悉以昭穆之次

葬之都無歲月日時陰陽忌諱與塋穴之法人且識其

易而謂禍福未可知歲中輒遷官秩後其家益盛以此觀之真達者也今之人稽留葬禮動且踰紀邀求不信之福于祖先遺骸真罪人也

筆法

江南李主及二徐傳二王撥鐙筆法中朝士人吴遵路待詔尹希古悉得之吴尤以為秘所傳二人與范宗傑而已其法五字擫厭抵鉤揭吴又云更有二字曰蹲送者蹲鋒迎送之謂耳若作一字必從其中起之吴笑曰

然

讀甘露記

公嘗讀甘露記歎曰無妄之禍乃至于此以此視之軒冕非可戀之物吾日有歸意

唐時金帶

公言李防給事有一金帶唐之制作撻尾刻云龍朔某年紫宸殿宣賜鄭畋其制作與色澤尤奇防卒其子不肖妄以與人臨淄公晏殊留守南郡大會客伎有金帶

立其側者公目之覺異于常引視其刻問所從來曰李氏子所假公俛歎久之

京氏律歷

京氏律歷一卷虞翻為之解其書雖存學者罕究公從秘府傳其書究習遂通屢以占卦甚効

修書進藁

公言修書藁草隋書尤重謂之初藁每與正本並奏

古事不見所出

公言古事有相承傳用而不見出者甚多如顏回讀書鉄鏑三摧是其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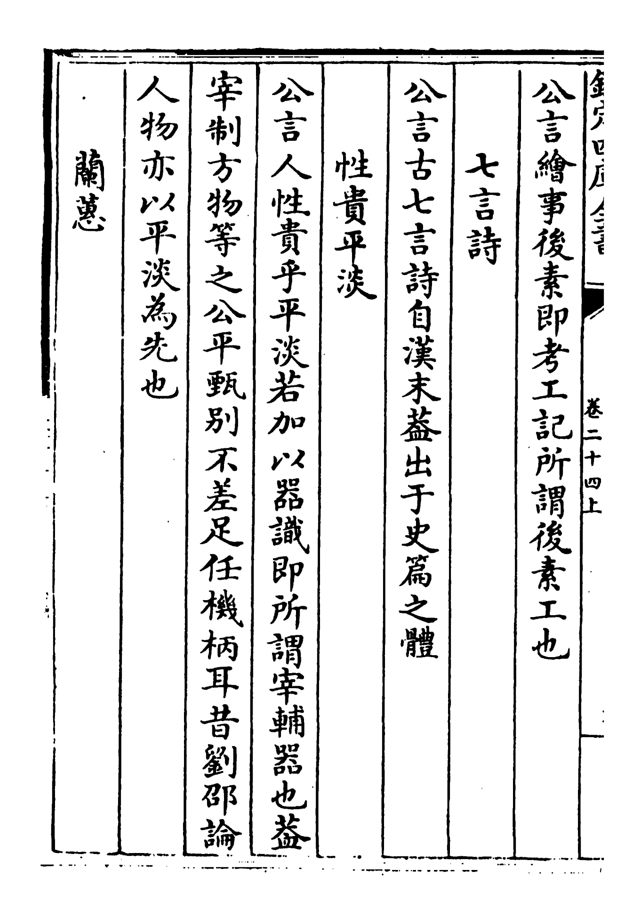
秘閣易法

公言秘閣有鄭氏注易一卷文言自為篇而陸氏太玄篇第亦各異考之足以見古易經之舊次

方藥精通

公言高文莊方藥精通聚奇藥價及巨萬雅尚之一也

繪事後素



公言繪事後素即考工記所謂後素工也

七言詩

公言古七言詩自漢末蓋出于史篇之體

性貴平淡

公言人性貴乎平淡若加以器識即所謂宰輔器也蓋宰制方物等之公平甄别不差足任機柄耳昔劉邵論人物亦以平淡為先也

蘭蕙

公言蘭蕙二草今人葢無識者或云藿香為蕙草

錄書須黏葉

公言作書冊黏葉為上雖歲久脫爛苟不逸去尋其葉第足可抄錄次敘初得董子繁露數卷錯亂顛倒伏讀歲餘尋繹綴次方稍完復乃縫綴之弊也嘗與宋宣獻談之公悉命其家所錄書作黏法

少女風

公言管輅云天欲雨樹上已有少女風今俗多云急風

翻葉見白者是

靈符石

公少游蜀于江濵得靈符石理堅潤其文尤異

李廷珪墨

公性尤愛墨持玩不厭几案牀枕間往往置之常以柔軟物磨拭發其光色至用衣袖畧無所惜慶厯中人有持廷珪墨十丸求售從子參預託公草文字恐涸其思遽令麾去公後聞之極為嘆惜後此墨尤難得而屢以

萬錢市一丸其品乃有數等其邽字作下邽之邽者為上作圭潔之圭者次之作珪璧之珪者又次之其云奚庭圭者最下盞廷珪者本燕人奚初姓後徙江南其初未奇久而益佳故李主寵其能賜之姓也雖名號有高下其間又自有精粗亦時有偽作者人亦多惑公言若辨之當視其背即云歙州李廷珪墨歙旁州字之左足與李字之中書可與子字之足貫又與廷字之竪書墨字之右角貫視之上下相通者為真公又自能造墨在

濠梁彭門常走人取兖州善煤手自和搡妙為形體益光色與廷珪相上下既成分遺好事悉伏其精嘗以廷珪墨遺君謨隴西王之子恂謂公曰聞以墨遺君謨槖中必鈌請以一丸補之

小篆奇古

公亦習古文小篆嘗謂古文至少至許慎所不載及不出孔氏書者悉後人所造學之少所根據小篆源流可究便于施用公用筆奇古慶歷中士大夫家墓銘蓋多

公筆也今上景祐徽號玉冊宣獻宋公受詔寫宋公不
習篆公以代書也又章郇公受詔書相國寶奎殿太宗
真宗詩額亦公代之

篆銘嘉量

皇祐中上令少府作嘉量公稽永制度參以周漢既成
自篆刻銘奏御藏于内府詔在集中

碑額

最公所書石隸字則獻穆大長公主碑曹襄悼碑范文

正碑晏元獻碑伊先生隅山庵記正字則張少監墓誌
濠州四望亭詩莊生臺詩宋宣獻詩書額濠州四望亭
南京御史臺讀易堂襄州峴山亭臨芳亭華巖寺羊太
傅廟西京教忠積慶寺東都李氏閒燕堂來鶖堂連亭
篠簃亭劉氏藂華堂

古器

景祐中内出古銅鐘鼎尊三器詔公辨其款識公驗其
文稱有周立玉字法參以篆隸形制不與經典相合非

遠古時物疑宇文氏時器具上其事詒藏于龍圖閣語在公集中皇祐中又出玉器二一為四龍行走上騰之形其端廿餘可置物壹為梳形旁上連窣縩縩可挿羽下有柄彫以蜻蜓蝘蜒絶工巧公以為皆物柄也梳形者疑古人羽扇之柄其他莫可知

辨藥

公云京師市藥須當精别市中槁本多雜以威靈仙不可稱辨往往誤售入藥遂不為効稿本蓋柔細而芳香

者是

自治之要

公謂諸子曰人之文章美者固譽之不至者未嘗輕視吾心意和平得自治之要險巇貪媢固自不生怨尤僥倖逾絶思慮以其染汚吾心戕賊天理皆屏之于未萌然事有曲直必當中理令朝廷之士與吾論事有不直誇毁甚多然吾皆不責固無報復葢吾自信者篤耳此乃汝輩粗識善惡人亦不能欺吾其能以無為有紿汝

輩耶吾既已自力如此更欲汝輩効而為之不可不勉也

校書

公言校書之例它本有語異而意通者不取可惜蓋不可決謂非昔人之意俱當存之即注為一云作某一字已上謂之一云一字謂之一作公自校杜甫詩有草閣臨無地之句它本又為荒蕪之蕪既兩字之它日有人曰為無字以為無義公笑曰文選云飛閣下臨于無地豈為無無義乎唐鄭

顥自云夢為詩十許韻有云石門霜露白玉殿蕪苔青意甚惡之後遇宣宗山陵因復緝成公嘗笑曰此杜工部橋陵詩也顥以為貞陵之祥而更復綴緝亦雖鄙不忘也

相知之厚

蔡文忠守南都公時為書院説書且將薦公而謂公曰欲薦而未有人可令草奏以叙君之美莫若相煩君自為之公謝曰某之才不足當公薦今石太祝延年衆所

愛重宜置甚而薦石蔡公曰石固欲薦之亦當自令草奏公徐曰得之矣遂命公草石奏而石為公草奏初罷野城尉里中是時晏丞為留守方修後圃而使諸曹掾賦馴鶴小池户曹椽王初邀同賦既成并上臨淄公公喜遇之甚厚及臨淄公還朝力薦為應天府學講書語在公家傳中是後蔡文忠繼守留鑰復待以上客蔡公既去而宋公來其所以遇之尤加每公事退開羣閤邀公殆日以為常相對但持書册論議而已宋公嗜食乾

果羅列左右曰或相勸食或以文章示公句意有所欲易及一字不安者必曰君試思之公曰以某句易某字如何曰更試思之或至再三遂用後宋公還朝公亦入上庠又陪佐史局無一日異于初宋公薨公為之議謚撰著行狀象篆勒墓銘諸宋以服帶緡錢遺于公甚厚公不發其封悉還之李邯鄲公戲簡公曰可惜筆端得來盡被車兒推去後老思宋公平昔之知嘗歎曰相知之厚不愧古人今亡矣夫去年公謁告還里中錢于飛

侍讀為留守其妻宋公女也聞錢公晏于郡齋曰是往者日與吾父論書于此齋日吾家為肴羞尊酒以待者也因泣下明日錢以其妻語語公公亦為悽然

古今樂律通譜

公洞曉音律自能辨聲度曲嘗究今樂之與古樂所由變而總諸器之同歸以籍于譜至如言黃鍾某聲則屬絃之某抑按金石之某聲考莞之某穴皆衡貫為表而別之至于胡部諸器亦然雖不知者可一視而究號曰

古今樂律通譜又云今胡部樂乃古之清商遺音其論甚詳

芸

芸香草也舊説為不食令人皆不識文丞相自秦亭得其種分遺公歲種之公家庭砌下有草如苜蓿㨌之尤香公曰此乃牛芸爾雅所謂權黄華者校之氣烈于芸食與否皆未可試也

李衛公文

公亟稱李衛公之文謂不減燕許每讀積薪賦曰雖後

束之高處必居上而先焚真文章之精致也

作文立意

班固典引序唐堯君臣之德迭享天下云股肱既周後

授漢劉公言古人作文立意高奇如此後學者可不務

哉一云文當務立意高奇不蹈陳故

為箴自警

公始為進士居里中時與嵇頡竇充締交各為箴以自

警

期待之深

公為舒城尉馬亮鎮廬江始入謁謂公曰君狀貌類宋尚書白材質正與君等他日亦不下此人後入上庠暇日謁邢侍讀昺識公甚喜歎曰君異時之孫馮也孫奭馮元

方貴顯

上官忌兀日

公云陰陽忌諱固不足泥然亦有不可畧者嘗記丁顧

言少卿云昔遊宦蜀中至官有期駐舟江滸游憩山寺遇老僧問丁公何為而至丁具以之官告又問期在何時丁又以告僧曰是所謂兀日不可視事弗避之君必以事去君笑而不應既至官月餘竟以事免歸丁深異之于是復道故處從僧謁其術丁屢以語公臨治頗用之

水漬書冊

公言藏書之家書冊或為雨漏及途路水潦所漬者皆

可大甑中蒸而暴之至一二番乃以物填壓平處逮乾色雖微漬而略無損壞

雌黄墨

公言雌黄爲墨校書甚良飛研極細堅膠搜爲挺無油甆器中磨襯以少藤黄尤佳

詩話

公言舊嘗得句云槐杪青蟲縋夕陽因思昔人似未曽道後閲杜少陵詩有云青蟲懸就日尤歎其才思無所

不周也

北方風物

公言昔使契丹國主觴客悉以玉杯其精妙殆未嘗見也又言北人饋客以乳粥亦北荒之珍其中有鐵脚草採取陰乾投之沸湯中頃之莖葉舒卷如生

書儀

公言唐裴鄭二家書儀皆云凶書須好紙繕寫言語哀雅之稽似非寧戚之義不若以生紙書之語言字札質

朴為稱

亢父城

公嘗言舊有亢父城賦甚陋其土昔嘗經行視其地信然

修書

最公所修之書春秋繁露方言杜甫詩高適詩易緯

詩話

公言近人別傳杜甫詩杜�行一篇云誰言養雛不自

哺此語亦足為愚蒙此正破前篇非甫作也

醫

公言昔東都有一醫者姓劉其術甚異通黃帝八十一難經病註者失其旨乃自為解獻于闕下仍為人講說自號曰劉難經其治疾察脉無隱不知肘後有二藥奩止藥末數品而已每視人病旋取諸末合和加減分為劑料日服不盡其數病未愈他日再至曰此藥服不如數耳所餘當有幾人不能欺後以老終

論逸少書

公言每閲王右軍書覺每帖氣勢各異此所謂羲之萬紙不同也

醫茶

公言茶品高而年多者必稍陳遇有茶處春初取新芽輕炙雜而烹之氣味自復在襄陽試作甚佳嘗語君謨亦以為然

古碑

石舍人楊休典宿州蘄澤岸傍得古碑刻云有周渤海君玄孫伯著之碑問公所謂周者非宇文氏乎公曰然

史官

宋丞相庠與翰林祁皆公布衣之舊同年登科皆貴達益篤契好初宣獻公薦公入史局時邯鄲李公叔領撰著李方貴顯與宋公同列而不相下頗有間隙宋既與公舊勸公毋受命公辭以辱宣獻公知不敢避讓宋怒遽折簡謂公曰自古為史者不免天菑或人禍子何為

當而不避今且賀子而吊子也

藥性

公言醫藥治病或以意類取至如百合治百合病似取其名嘔血用胭脂紅花似取其色淋瀝治結則以燈心木通似反其類意類相假變化感通不可不知其旨也

唐三宗像

公言舒城縣民李氏者唐宗室之裔有一軸畫上畫玄肅代三帝真云其先別子所出也其畫亦當時之跡每

持以見縣官免科役

王建宮詞

王建宮詞云如今池底休鋪錦公言此即文公對李公石云云元中舊宮人盡在問之無此事者

楊姓異同

楊修書云修家子雲公言子雲自叙為揚侯之裔自為揚字恐與華陽之楊異

唐世詩僧

公言唐世詩僧得名者衆然格律一體乏于高遠顔延之所謂委巷中歌謡耳唯皎然特優

解經

公言學者解經或有改字就義者非先儒闕疑之旨往往自議取

起居注

公言穆天子傳左右史之書起居注始于漢世乃其遺法也故今崇文書目以穆傳首記注之列

黄白術

公言先中令在金陵有一術者自言得黄白術請試之初持二藥晷至云丹砂所化也中令不以為然既而請持歸明日復至皆先所見物也而其一當中印一指痕乃金瀝也其一如滿盛其瀝而復瀉去者其表則素潔如初遂留二物而去後不知所適

又

公言初赴舉時接一士人稍親久忽謂公曰君苦無資

乎求開通錢千餘當為君化少物公曰錢固有而難化也純得開通曰銅精者皆可數日持銀十兩至視之錢周廓與字隱隱尚在謂公曰君并欲其法乎亦無所秘公笑曰聊試卿法爾吾無所用悉還之後月餘其人卒

丁謂家資

公言丁謂前敗之一夕買竭都市中金餘產籍没後官斥賣人有買其緣薦一析之得絹凡三百餘端

二蘇草隷

二蘇皆工草隷而舜欽先得名人或咨問公二人優劣公曰才翁筆勢勁媚疑生長也

周官

公云學者多云疑周官初以吾考之殆作而未用之書也以近事比之唐世制六典著當時百官之目最為詳悉竟不能遵用

晏相觀書

公言晏丞相自云觀書遇事有可用者必準度所宜使

處然後默記如未獲用者心常恨之他日臨文速不廢忘

贈日本僧詩

公言祥符中日本僧寂照來朝後求禮天台山先中令守會稽寂照經由來謁寂照善書迹習二王而不習華言但以筆札通意時長兄為天台宰中令以書告之兼贈詩云滄波泛瓶錫幾月到天朝鄉信闕斷歸程海面遥秋泉吟裡落霜葉定中飄為愛華風住扶桑夢自

消既至天台致書來謝累幅勤至其字體婉美可愛楊文公在禁中識之亦嘗序其事

夢

公言始作禮官時夢入禁苑中引一紫衣人至後亭見上免後踰年荆王薨皇帝受服予時引太常卿入苑中其徑路所至皆夢中所見

汗衫

公言皇祐中人有獻唐昭宗御服汗衫一上有朱字手

詔與錢鏐求助兵時隔塞不通蓋寄信也獻者朱氏子孫欲求官朝廷留而賜帛遺之

歴官

公言近世司天算楚衍為首既老昬有弟子賈憲朱吉著名憲今為左班殿直吉隸太史憲運筭亦妙有書傳于世而吉駮憲棄去餘分于法未盡

贈狄國賓詩

耀州三寅人狄國賓自云仁傑之後有告身數通及代

宗時御史中丞狄歸昌請復御膳表具携以示公仍請詩云每讀梁公傳青編日屢開神交慕英烈目喜見雲來一命頒朝禄連章薦楚材凡昇黄綬趺世代乃身媒國寅向以龍圖閣直學士狄棐論得官

詩話

公言杜甫爲詩多用當時事所言玉魚蒙葬地者事見韋述兩京記云云有言鐵馬汗常趨者昭陵陵馬助戰是也此類甚多此篇不全

評書

公言好永禪師書嘗得石本千字文手自褫褙暇則玩閲至老不倦嘗云今人筆美未能為書須結體巧常使左方高氣勢自得遒媚乃為佳也與蔡君謨在西閣朝夕評書君謨每有祈寫求公指其失後語公曰與原叔論書數年自覺倍精昔時人或與公論禪理公曰仲尼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蓋不出是也

自強

叔彝云富公才業賢望如此然其心好學善為文章又樂與人論議經旨及古今興亡治亂雖逐日亦各有工課夜坐一書室中或至二三更方歸寢此葢往年曾倅鄆州佐王曾相而曽乃如此此所為富公亦常服其勉勵耳此實士君子規矩其身而不敢自懈易曰君子以自强不息此之謂也

通經

叔彝常云士有曉熟世務兼能作文字者然後能通經

史其常潛心于其間故也然則如今天下學者皆能經術然求所謂通經者其人少矣

修慎

韓謙父聞臺官吳中復等疏陳相執中所為及家私事凡九條謙父乃曰此言必書之史傳施後世而不善之名安可掩哉士君子豈得不修慎哉

訪問

倪義父云某每因往街市或坐次逢河東河北陝西客

旅等某必問其事意亦要知茶鹽礬之類及雜物有所更改增添條制之事又可以知省中所行事宜經權便與不便如何也

識明則經明

周伯堅云某于周易與先生之説有不同之處然則君子所患者識耳識明則經明而周流通變矣

不置侍婢

伯堅又云相愛者與家人言以某年髙在逺方勸置一

女子侍飲食湯藥圖其安逸朞乃云自幼年力耕鑿孤貧讀書歷盡艱苦而執志期于粗有所樹立而今幸亦為人所愛見此茍或如此是棄忘其初心也

作文主之以誠

嘗允中云凡修學不患作文字不能精在持身立事自期如何耳然則作文字必主之以誠也中庸曰不誠無物誠之說于聖賢道可謂至大矣

政事

蔡監簿至夫在學云叔彝有書與叔父密學言京師弊政十餘條而叔父已先行其七八與叔彝所聞者暗相合叔父甚喜之時君謨行京兆事

思慮

潘十六十九秀才在富相為外甥云舅氏往年典郡某嘗于左右修學而舅氏每中夜或獨坐一靜書室中至二三更但仰靠椅子不知思慮天下何事也

好學

歐大太祝云大人嘗云太師致仕在家每日須看文又喜學書字并草書

又

歐大又云大人在家逐日須作文字而于經史間亦各有工課耳

廉慎

焦秀才云胡內翰于湖州時買物却于他郡致仍一一供稅錢也

相人

歐大又云凡相人最好于得失榮辱之際觀其動否便可知其氣之小大也然後見其人之前程也

作官

又云作官須事事要知只如耕犂之具亦要知制作葢臨政利民亦有使處　又云作官須且坐而觀之久而後可發　作官不在文章劉參政作官後不在文章亦全在器業也

持身

焦秀才云錢志通于編勅刑統皆一一節目之又云不患作文字不精患不能持身與立事耳又云君子不以己所藏而推所受

河圖

歐公云河圖之説雖見于書易論語禮記某獨以為不然葢後之人好怪説耳豈有聖人以己有德而不獲天位非也某以文字正之後世必有信之者一千年後必

得一人信之二千年後又必得一人信之又三千年後又必得一人信之矣以三千年而獲三人見信則後數千年間信者必多則其說行矣

作詩

又云凡作詩并選中唐之名士衆則格式每作三五篇雜于其文字亦然

推誠待物 相業附

李兵部云唯人推誠待物不要城府而人自和平也其

凡干職司十餘年前後應猜防人底文字並不發奏及其闕某奏此事乃先奏某亦依違闕供折亦不欲旁損其人也　又云嘗見麗相勸其如公孫弘令脫粟飯布被伊不聽其言豈有六十五歲更造宅營葺所活幾時其愚可知也已又云凡宰相多以己之親戚遂隅朝廷仕宦者豈至公之道邪賈相則不然雖唐詢為事令作臺官每每言之　又云夫易之咸卦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事亦甚大以一人之心感天下使之和平豈

非誠哉非以虛受人而人可化哉凡能虛受人則無城府無城府則無疑無疑則誠矣　又云今之居宰相百執之上不慮人之窺伺而不錯作事天下人之聰明豈可掩哉　又云凡在中書者自平生讀書闕聖人之道及可用之處反不用之其本為利祿所汩而聰明有所蔽也　又云今之大臣但家中為歡樂豈有思天下憂患與國家之安危生平所學當行之事哉

賢者能受毀　大臣欲知典故附

張中行云夫賢者難能受屈辱葢以其有所負而期于後世也夫譽者人易受而毁者所不能堪然而能堪受人之毁而不動者亦唯賢者能之夫平居無事之時人皆能言可以守道死而不變及有罹患難而當鼎鑊之誅而獨能不易其操者乃為難耳　又云大臣者欲知國家故事如魏相者則可以為宰相而治天下者也

作文

歐公云其每日雖無別文字可作亦須尋討題目作一

二篇又曰凡看史書須作方畧抄記又曰文字既馳騁
亦要簡重

經史

焦秀才云欲作文字與立身先且須積日以養其源可
也長源與知仲書曰知日講史記及孟子甚善甚善蓋
經書養人根本史書開人才思此事不可一日廢而須
自少年積之宜常用此法也

附編録觀覽書目

集思慮聞見可記事　寫三朝寶録　尋諸司事例文字　抄記本朝名臣所施為事節　尋求河北河東陝西東西川廣古今戰鬬行師方畧　編録河北至廣南六處極邊山川地圖　編録古今凡興利公私事　求録古今治水方畧地圖等尋訪應譜系文字　編録三司錢穀文字究問國家每年二歳科數與一年京師官吏三軍諸軍請受并内外諸雜支用多少科有蓄積豐乏之數　訪問兵籍禁軍廂年内外實增減數多少萬

數　編録應律令刑統文書　訪問内外養馬數多少并　編録古今養馬買馬法　編録水陸舟車轉運方畧　編録兵家文字　編録應械形制法度　編録四方今有遺利于民事　編録歷代帝王所尚有益于國家事　編録應今朝名臣為政畧事論尋訪闕樂文字　編録歷代至唐五代國朝以來貨殖所營為事　編録國朝諸將臨敵制置方畧事　編録國朝宰相所施為事　編録自來行文書中利害事節　編録諸官所

藏家書目録　編録諸在官所為方畧　宰相三司
御史臺　開封府糾察在官刑獄　羣牧司　樞密諫
官　大理寺　流内銓　審刑院　安撫　益州北使
審官院　縁邊　轉運　提刑　臺閣故事　觀三朝
寶録共三百八十卷内太祖五十卷太宗八十卷真宗一百五十卷孫奭宋綬陳堯佐等同修撰
觀三朝聖政畧十四卷　三朝聖政録石介　三朝寶録三十卷王曾
三朝寶録十卷呂夷簡　國朝會要一百五十卷慶歷二年張得朝　太宗故事
二十卷富弼　觀文鑑古圖慶歷四年　三朝訓鑑圖十卷皇祐李淑　皇祐方

域圖五十卷王洙禹錫兩朝寶訓三十卷林希熙豐聖訓二十卷林虞仁宗政要四十卷張唐邇英延英二閣記注三卷賈昌朝寶文天人詳異書十卷三十門章得象聖政記一百五十卷丁謂政録節要十二卷聖範一卷英祖記畧一卷正統十卷英宗神武秘畧十卷仁宗太常因革禮三百卷姚闢韓洵歐陽修李東之鹵簿圖記十卷宋綬紀年通譜十卷文彥博宋庠高若訥州縣祭社稷儀一卷祥符禮官閤門儀制六卷梁顥元豐郊廟奉祀禮文三十卷編年通載十卷張衡朝制要覽備對六卷畢仲衍開寶通禮義一百卷盧多遜禮書一百五十卷陳用之樂書陳晉之大樂圖

一卷宋郊謚法蘇洵先天記　降聖記　封禪記五十二卷大中祥符祀汾陰記五十三卷　奉聖像記　續通典一百卷宋白唐會要一百卷王溥五代會要三十卷王溥冊府元龜一千卷王欽若太平廣記五百卷李時等總類一千卷李昉等前史精要丁度

究觀此篇必嘉祐已前巨公所為其志亦可知也大抵前輩仕進便思功業自斯遠大非若後世碌碌茍科第以盜滎竊寵者惜哉不及見聖人矣太原王洙敬錄于家塾

先公談録　李宗諤

宗諤二毛之年丁先公憂既卒哭朋友勉以毁不滅性之道雖苟延殘喘奈無以度於朝夕因追録先公昔所常談號泣而書焉揔而謂之曰先公談録第三男宗諤序

師生

先公嘗言座主王公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王仁裕也知舉時已年高有數子皆早亡諸孫並幼每諸生至門必延於中堂公與

夫人偶坐夫人歐陽氏受諸生拜一如兒孫禮然後備酒饌命諸生侍坐至於餅餌羹臛之物皆公與夫人親手調品以授諸生甚於慈母之視嬰兒也公文章之外尤精音律至酒酣則盡出樂器公自取小管籥吹弄諸生有善絲竹者亦各使獻其能或間以分題聯句未嘗不盡歡焉忽一日生徒畢集出一詩版縣於客次曰二百一十四門生時并明經童子一百一十四人故禮部侍郎賈黄中即童子榜頭也春風初長羽毛成擲金換得天邊桂鑿壁偷將榜上名何幸不才

逢聖世偶將踈網罩羣英衰翁漸老兒孫小異日知誰略有情公後有一孫名全禧終於綿州西昌令一女適河東薛氏甚賢明今亦亡矣

君臣

先公致政之明年正月望夜上御乾元門樓觀燈名公預焉初夕樂作酒三行上起凭闌四顧見燈燭士庶之盛詔移先公近御坐別賜一榻在丞相上上自取御尊斟酒并親授果餌因顧問先公晉漢朝舊事久之聖意

甚歎謂左右曰帝都人物駢闐里閈闊遠非復昔時之隘陋也若方之晉漢則繁富百倍矣此惟李某宿舊尚可記耳上又目先公語侍臣曰李某可謂善人君子矣侍朕二十年兩在相位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餘可知也先公但俯伏拜謝至中夜方退先公歸謂諸子曰吾策名筮仕僅五十年內省生平所為雖不能建奇功異勳以耀簡册然不敝人之善不忌人之進度德守分不媿屋漏今聖君奬拔兩至相位又保全老朽令退其身

又顧盻恩意益厚於往昔又對羣臣目之為善人君子惟四者有一亦足為幸吾何人哉而享是具美昔仲尼有言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又謂子夏曰爾為君子儒又目季札曰有吳延陵君子是知善人君子乃男子極美之稱耳而金口獎論曲加于老臣吾何以稱之古人受一言之知尚思殺身以報況辱斯言哉爾曹勉勵忠孝之節思聖君之所言念吾身之所行則無忝爾父矣先公休致之明年年七十一思欲繼白樂天洛中九老

之會時吏部尚書宋公琪年七十九左諫議大夫楊公徽年七十五郢州刺史判左金吾衛事魏公丕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李公運年八十水部郎中直秘閣朱公昂年七十一廬州節度副史武公好禮年七十九太子中舍致仕張公允成年八十五吳僧左講經首座贊寧年七十八并公九人欲會於家園合為九老之會已形於歌咏布在人口適會蜀寇作亂朝廷方議出師綠是不成會而罷

槁簡贅筆

章淵

余解官南昌後居南墅草堂于若溪濵踰七年矣閉關却掃息交絶游脱粟屢空斷編自娯文有抵捂隨輒定正事或牽連亦皆記載投槖破簏久而盈積閲視得數十幅不忍與故紙同棄録為五卷題曰槖簡贅筆云中國章淵伯深父序

周周蛩蛩

阮嗣宗咏懐詩云周周尚啣羽蛩蛩亦念飢周周鳥名

垂頭屈尾飲於河則没常御鳥羽然後得飲北有獸曰蛩蛩蛩蛩能擇美草拒虛負之而走以喻君臣相須而濟

金釵十二行

古樂府詞河中之曲咏莫愁云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後人多誤使為金釵者十二行不知一人獨插十二行金釵古婦人髻非今比

閑字

顔延年贈王太常詩云側聞幽人居郊扉常晝閑閑字

音黿陶淵明與從弟明遠詩云顧盼莫誰知荆扉晝常閉閑又音别字雖各異其義則一閉字亦音閑謂闔户也

烏龍

韓渥詩云洞門深閉不曾開横卧烏龍作姤媒又云栢風不動烏龍睡時有幽禽自喚名又云遥知小閤還斜照羡殺烏龍卧錦茵祝鎰子權賢良窮探古詩無不貫通一日問余曰韓致光詩用烏龍為何事余答白樂天

和元微之夢遊春詩云烏龍卧不驚青龍飛相逐當是犬爾子權曰何所據余戲之曰豈不聞俚語云拜狗作烏龍後閲沈汾續仙傳云韋善俊攜一犬號烏龍化為龍乘之飛升而去樂天致光詩未必不用此事

笙簧

笙中有簧以火炙之樂家謂之煖笙故陸魯望贈遠詩云妾心冷如簧時時望君煖亦巧於用韻

𩶉魚

韓退之答柳柳州食蝦蟇詩云余初不下喉近亦能闕甞懼染蠻闕平生性不樂漢武帝欲除上林苑東方朔進諫曰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顏師古注云鼃魚即蛙佀蝦蟇而小長脚葢人亦取食之

鼃

霍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兎鼃師古曰羔兎鼃所以供祭也鼃古者上以祭宗廟下以給食貨而退之云爾何

邪白樂天和張十六蝦蟆詩云嘉魚祭宗廟靈龜貢邦家應龍為致雨潤我百穀芽蠢蠢水族中無用者蝦蟇亦讀漢書不熟也

碧落觀

吳興武康縣延真觀唐碧落觀也沈休文故宅有唐縣令胡傳美題詩云仙宮碧落應徵書遺迹依然掩故居幢節不歸天杳邈烟霞空鎖日幽虛不逢金簡投雲洞可惜瑤臺疊蘚除欲脫儒衣陪羽客傷心齒髮已凋疎

熙寧中孫莘老為湖州守集境内東晉以來詩為吳興集刋行偶遺此詩

評李賀詩

杜牧作李賀詩集序以謂稍加以理奴僕命騷命騷詎可奴僕壞古樂府體無如賀者騁少年粗豪之氣乖詩人比興之義如榮華樂即擬古少年行云鳶肩公子二十餘皓齒編貝唇激朱氣如虹蜺飲如建瓴走馬夜歸呌嚴更徑往往穿複道遊椒房豈少年夜遊之所何謬

甚也

夜合石竹

閑花野草亦隨時輕重唐人詩中多言夜合石竹如遊陽春晝無消息夜合花前日又西山花插寶髻石竹繡羅衣是也至今唐畫宮殿池臺多作二花自然有富貴氣令人絕不知重矣

咏婦人

自古咏婦人詩云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

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宋玉云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施朱太赤施粉太白固已的的分其狀貌矣韓退之云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慧中飄輕裾曳長袖粉白黛緑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又何費辭之繁至元微之云近昵婦人暈淯眉目綰約頭髮衣服廣修之度匹配色澤尤極怪艷因為艷詩可謂直狀畧無隱蓄陶淵明作閒情賦固多微詞梁昭明便謂白玉微瑕以此言之宜乎當時深斥以

謂淫言綺語入人肌膚偶讀元氏叙詩寄樂天書故録其語

又

今人見婦人麤率者戲之曰碎挼花打人唐宣宗時有婦人以刀斷其夫兩足宣宗戲語宰相曰無乃碎挼花打人㪅引當時人有詩云牡丹含露真珠顆美人折向庭前過含笑問檀郎花强妾貌强檀郎故相惱須道花枝好一面發嬌嗔碎挼花打人

酒令

唐人酒戲極多釣鼇竿堂上五尺庭中七尺紅絲線繫之石盤盛諸魚四十品逐一作牌子刻魚名各有詩於牌上或一釣連二物録事擇其一以行勸罰焉又有採珠局格與釣鼇實同而名異後人復以名易魚李建中謙謂金吾巡使虞候之名不雅馴乃易以畢卓等古善飲酒人名趙昌言為之序又有勸酒玉燭酌酒之分數為勸每詩狀人之形如體之肥瘦髭之多少所好尚伎

藝分為賞罰詩皆有味其言大抵皆出於釣鼇詩海底仙鼇難比儔黄金頂上有瀛洲當時龍伯如何釣虹作長竿月作鈎請以流霞梧勸登科人十分餘皆類此令不復見為此戲者人但傳其詩圖其罰格令酒仙投旻倩亦其遺製也

耗磨日

正月十六日古謂之耗磨日張說耗日飲詩云耗磨傳茲日縱横道未宜但令不忌醉翻是樂無為又云上月

今朝滅流傳耗磨辰還將不事事同醉俗中人飲酒如今之社日此日但謂之耗日官司不開倉庫而已

薛濤

蜀妓薛濤字洪度本長安良家子父鄭因官寓蜀濤八九歲知聲律其父一日坐庭中指井梧示之曰庭除一枯梧聳幹入雲中令濤續之應聲曰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父愀然久之父卒母孀居韋臯鎮蜀名令侍酒賦詩因入樂籍濤暮年屏居浣花溪著女冠服有詩五

百首

歌挽

韓退之大行皇后挽歌詞云鳳飛終不返劒化會相從王荆公嘗云此非君臣所言近於瀆也王黼奉勅撰明節和文貴妃墓誌云妃齒瑩潔常餌絳丹歷歷可數又云六宮稱之曰韻蓋當時以婦人有標致者俗目之為韻使荆公見之當云何也

河市樂

劉貢父詩話云俳優言河市樂說者云是石駙馬在南都家樂甚盛誚詆南河市中樂人故得此名其實不然唐元和中時燕吳行記其中已有河市字大都是不隸軍中在市者散樂名貢父謂是今散樂是也乃高駙馬非石也河中在處臨河者皆曰河是如今之藝人於市肆作場謂之打野泊皆謂不著所今謂之打野呵

子夜吳歌

齊梁以來江南樂府詞多採方言用之穩帖不覺為俗

語吳中下里之曲有云消梨應郎心上冷甘蔗應郎心上甜又云羅裙十二裙小妻也是妾皆有類樂府詞余因為子夜吳歌二章云消梨得能冷甘蔗得能甜總應郎心上為儂素比纖桃根復桃葉羅裙十二褶阿郎歡自濃小妻也是妾

白蓮社

遠法師在廬山初修淨土之社凡百有二十三人謝康樂為鑿東西二池種白蓮求入淨社故號白蓮社然遠

公以靈運心雜止之世傳十八賢乃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雍門周續之南陽宗炳南陽張野南陽張銓西林覺寂大師東林普濟大師惠持法師罽賔佛馱耶舍尊者罽賔佛馱跋陀羅尊者慧睿法師曇順法師曇恒法師道炳法師道敬法師曇詵法師道生法師李伯時畫蓮社圖陶淵明乘籃輿謝康樂乘馬張曲笠二公雖不入淨社常往來山中僧齊已遠公影堂詩云陶令醉多招不得謝公心亂入無方是也

鼓契

禁鼓古有契契有二一曰放鼓二曰止鼓其制以木刻字於上凡放鼓契出禁門外擊鼓然後作止鼓契出亦然而更鼓止契傳自唐至本朝有司嘗欲易新不許

落花詩

宋景文平生數賦落花詩晚守圃田又賦此題云香歸蜂蜜盡紅入燕泥乾人謂景文與落花俱盡未幾果卒

康節易數

邵堯夫精於易數推往測來其驗如神其母自江鄰幾家得此書出爲民妾而生堯夫嘗云其學惟先丞相申公與司馬温公二人可傳先丞相以敏温公以專數皆以四水火土石爲四行以謂金水皆出於石也皇王帝霸爲四運易詩書春秋爲四經悉符合以相配撰皇極經世其圖畫方圓二像或空其中或以墨實之數亦皆

四

丘墓

吳興丘墓一村之人皆姓丘有大碑列其族黨稱左史丘明之後云明為魯國史左弱為邾國大夫則左史葢魯史官丘明乃姓名也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二十四下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南光普

說郛卷二十四下

元　陶宗儀　撰

傳講雜記　呂希哲

青出於藍

程伯淳正叔兄弟嘗事周敦頤後與關中諸張為友大勝敦頤人以為青出於藍

武人不可樞臣

蘇子瞻嘗見文富二公言以武人為樞臣最非國計彼

不讀書不知義理臨大節不知所守至和中仁宗不豫諸公議及嗣事王德用時為樞密輒合兩手掌向額曰柰此一尊菩薩何

八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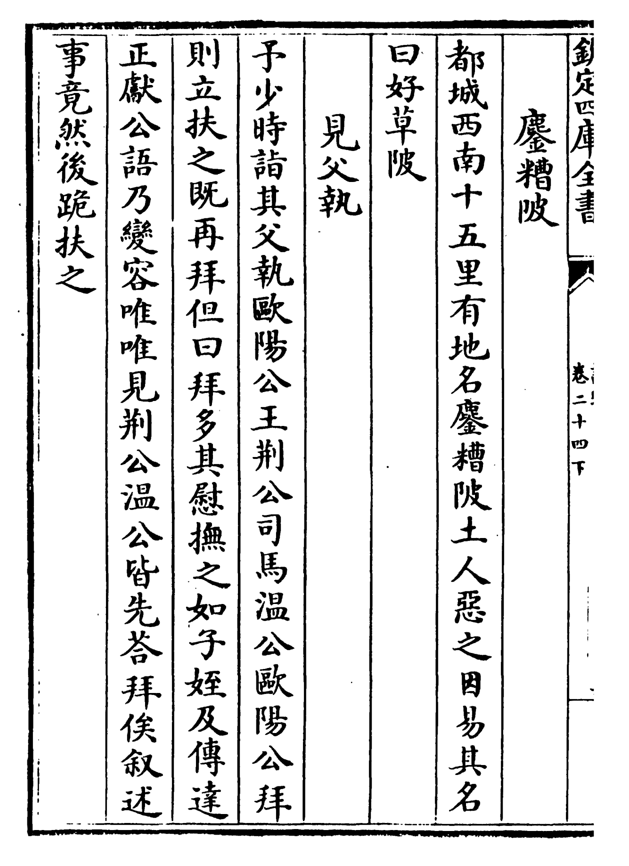
八蜡者先嗇也農也郵表也啜也猫也虎也坊也庸也先儒以猫虎合為一而以昆蟲為八之一皆非也昆蟲無乃祝辭爾

八珍

八珍者淳熬也淳毋也炮也擣珍也漬也熬也糝也肝膋也先儒不數糝而分炮豚羔爲二皆非也

宴會書問

世人以往來宴會書問爲徒費目力不若不誦之愈是未知先王治人道之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禮樂相交接之道故曰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與此其所以講信修睦而免於爭奪相殺之患者常消禍於未萌也



鏖糟陂

都城西南十五里有地名鏖糟陂土人惡之因易其名曰好草陂

見父執

予少時詣其父執歐陽公王荆公司馬温公歐陽公拜則立扶之既再拜但曰拜多其慰撫之如子姪及傳達正獻公語乃變容唯唯見荆公温公皆先荅拜俟叙述事竟然後跪扶之

竿牘請謁

竿牘請謁君子所重常人所輕甚者至云可削而去之葢未之思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禮也有禮則能交易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楊子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勲成夫能交則相敬而無害相敬而無害此廉讓所以興而爭奪相殺之禍不作是以聖人重之或曰今之所謂竿牘請謁者徒以為文爾而子重之何也荅曰聖人之教有由中出者樂是

也有自外作者禮是也由中出者其文見於外自外作者其情動乎内始則既其文中則既其實其於小人也始則革面命終則與之化矣是禮之教矣雖未能化不猶愈於觸情而徑行者歟而予欲投魚於淵寘猿於木乎

詩

得官修厲虧天子病較僧齋誤藥王鄭州茶肆中題

卒會

温公熈寧三年辭樞密副使不拜四年自永興路安撫使遷京西路安撫使又辭不赴請西京留臺閑局許之優游多暇訪求河南境内佳山水處凡目之所觀足之所歴窮盡幽勝之趣十數年間勬於登覽於是乃與楚政叔通議王安之朝議耆老六七人時相與會于城中之名園古寺且為之約果實不過三品肴膳不過五品酒則無筭以為儉則易供簡則易繼也命之曰真率會文潞公時以太尉守洛求欲附名於其間温公不許為

其貴顯弗納也一日潞公伺其為會戒中厨具盛饌直往造馬温公笑而延之戲曰俗却此會矣相與歡飲夜分而散亦一時之盛事也後温公語人曰吾不知合放此人入来

李京妻賢

慶歴三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吴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鼎臣求聞達於朝廷鼎臣即繳書具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取别鼎臣

妻慙不出京妻立廳事名曰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既為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為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

王嗣宗剛正

真宗朝王嗣宗守邠土邠舊有狐王廟相傳能與人為禍福州人畏事之歲時祭祀祈禱不敢少怠至不敢道故嗣宗至郡集諸邑獵户得百餘人以甲兵圍其廟薫灌其穴殺百餘狐或云有大狐從白光中逸去其妖遂

息後人有復為立廟則已無靈矣嗣宗後帥長安處士种放者人主所禮每帥守至輒面教之嗣宗不服以言拒之放責數嗣宗聲色甚厲嗣宗怒以手批其頰先是真宗有勑書令种放有章奏即附驛使詣闕即乘驛詣於上前上特命於嵩山之陽置書院以處之而不加罪嗣宗去郡有人送詩曰終南處士威風減渭北妖狐窟穴空嗣宗大喜歸告其子孫曰吾死更勿為碑誌但刻此詩于石置墓傍甚為榮也

奇對

翰林梁狀元灝丱角時從其父至官府畢士安時為郡官見其有異於人又定目看便廳壁上書字問其父曰此子亦讀書耶曰亦就學又問曾學屬對否曰其師嘗教之但某不識其能否乃指壁間字曰此有一句詩無人得對曰鸚鵡能言爭似鳳灝應聲曰蜘蛛雖巧不如蠶畢大驚異延之家塾自教養之卒成大名

儒臣進講

儒臣講讀内侍先置書册在几案上揭開乃用牙篦指以講讀一葉盡儒臣執牙篦立俟内侍揭過復講讀其不欲勞儒臣如此

繼古藂編　　施青臣

藕花詩

韓昌黎古意詩太華峯頭玉井蓮開花十丈藕如船始意退之自為豪偉之辭後見真人關令尹喜傳老子曰真人遊時各坐蓮花之上花輒徑十丈有迎香生蓮逆水聞三千里又北齊修文御覽有花生香一門專載此事諸家集註韓詩皆遺而不收特表出之

詅癡符

胡氏漁隱叢話論楊湜古今詞話中多臆説乃援宋子京江左有文拙而好刻石謂之詅唖符今湜之言俚甚而鋟板行世殆類是也余按宋景文題三泉龍洞詩西洛田漕為刻石以石本寄公公荅書有云江左有文拙而好刻石謂詅唖符非此謂乎余窮其原乃出於顔之推家訓有云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清流布醜拙亦已衆矣江南號為詅癡符然三書一作詅痴一作詅唖以顔氏詅癡為正大抵論其文藻骪骳矜伐自粥亦不

專為刻石質之集韻詅音力正切注賣也豈非癡自衒

鬻之意

金錯刀

金錯刀名一而義二錢一也刀一也漢食貨志王莽更造大錢又造錯刀以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此錢也續漢書輿服志佩刀乘輿黄金通身雕錯諸侯黄金錯環東觀漢記賜鄧通金錯刀此刀也文選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瑶杜詩云金錯囊

徒罄銀壺酒易賒韓詩云聞道松醪賤何須恡錯刀及梅聖俞詩云爾持金錯刀不入鵝眼貫若此則指為錢矣孟浩然詩云美人聘金錯纖手膾紅鱗錢昭度詩荷揮萬朶玉如意蟬弄一聲金錯刀若此則指為刀矣詩家用之不同故分白之

騷篇

楚辭多以九為義屈原曰九章曰九歌宋玉曰九辯王褒曰九懷劉向曰九嘆是也後人繼之者又有如曹植

之九愁九詠陸雲之九愍前後祖述必用九者王逸註九辯為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五臣文選注亦云九者陽之數極自謂否極取為歌名也二家之說如此余按山海經曰夏后開上三嬪于天闕得九辯與九歌以下郭景純注引歸藏開筮曰昔彼九冝是為帝辯同宫之序是為九歌考此則九歌九辯皆天帝樂名夏初得之屈原宋玉取諸此也況屈宋騷辭多摘山海經之事迹乎詩亡而後騷作騷亦詩樂之餘派樂至九

而成故周禮九德之歌簫韶之舞奏於宗廟之中樂必九變而可成禮所以必取於九者黄鍾在子太玄以為子數九得非黄鍾為五音之宫歟然則屈原而下賡辭規諫寓諸樂章將以感神之心而感人意亦切矣

玉堂

昔人論玉堂乃前漢殿名至其後也翰苑則名玉堂之署又其後也避諱直曰玉堂是以殿名榜直廬矣余攷玉堂之名不止漢殿也楚蘭臺之宫亦有玉堂宋玉風賦倘佯

上玉堂 北手中庭 東漢文翁講授之室亦名玉堂天上神仙壁記之地亦名玉堂名山仙人所居之地亦有玉堂至於唐人梅詩有云白玉堂前一樹梅今朝忽見數枝開兒家門户重重閉春色何因得入來此白玉堂則如古樂府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黄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堂上罷尊酒使作邯鄲倡非翰苑之玉堂矣然則玉堂之名不始於漢不專於殿云

器勒工名

禮記月令命工師效功陳祭器物勒工名以攷其成器必著名止為祭器設晉令曰欲作漆器賣者各注主吏者名乃得作家當用淳漆着布器成以朱題年月姓名則知至今粥髹器者以朱識于底自晉然也

堯韭

周益公校正文苑英華序云以堯韭對舜華非一本草注安知其為菖蒲按梁元帝玄覽賦曰金鹽玉豉堯韭舜華論此也余讀它書亦有用者如顔聚載梁太子賚

河南莱啓則云堯韭未儔姬歜非喻又以堯韭對姬歜矣固曰堯韭於本草而不知所以名之之義後見典術曰聖王之仁功濟天下者堯也天星降精於庭爲韭感百陰爲菖蒲焉今菖蒲是也

無它

古人稱無恙無它義各不同自應劭風俗通以恙爲噬蟲能食人心然爾雅説文皆以憂釋之昔有闕非虫者今不贅數嘗讀顏魯公集有湖州烏程縣妙喜寺碑

云晉吳興太守何楷釣臺西北五十步至避它城說文云它蛇也上古患它而相問得無它乎葢古人築城以避它也如此則無恙可以為虛字無它則不可為虛字也

石敢當

漢史游急就章云石敢當顔師古注曰衛有石錯石買石惡鄭南石制皆為石氏周有石速齊有石紛如其後以命族人名敢當所向無敵也余因吳民之廬舍衢陌

直衝必設石人或植片石題鐫曰石敢當以寓厭禳之
㫖亦有本也

高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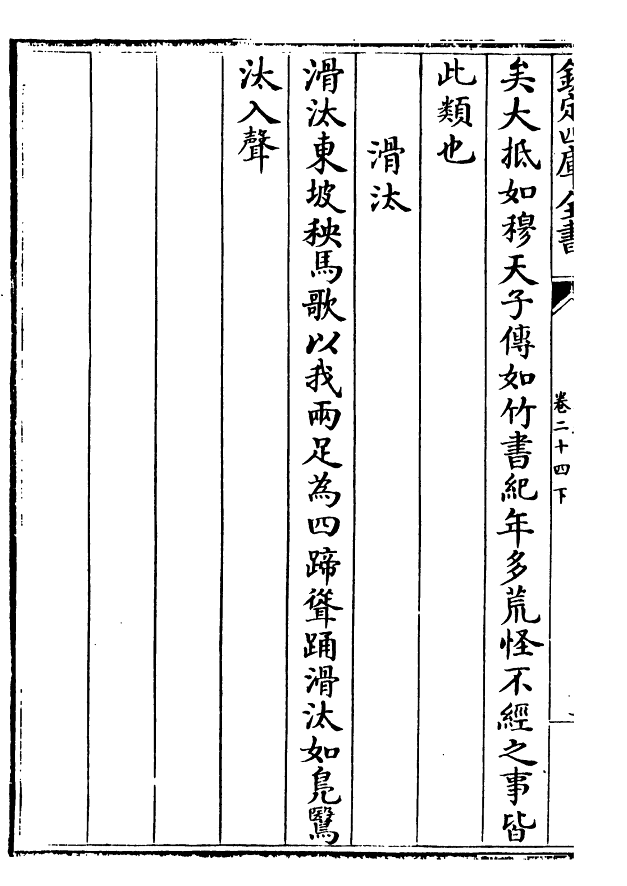
淮南子曰日經於泉隅是謂高春頓于蓮石是謂下春
故梁元帝遊後園詩斜景落高春又納凉詩高春斜日
下唐薛能詩隅溪遥見夕陽春皆本淮南子也已上皆
吳氏漫錄云余按高春二字古人用者多矣今附益之
南史陳本紀云求衣昧旦仄食高春柳子厚詩越絶孤

城千萬峯空齋不語坐高春李義山詩碧虛隨轉笠紅燭近高春皆以日景為言也訂之注釋未暝時上光蒙春日上春欲暝時下光蒙春日下春豈晚日近昏之候乎

讀山海經

山海經漢劉歆典校為十八篇謂出唐虞之際禹平洪水伯翳主驅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及禹任土作貢而益籌類物之善惡者著山海經也至晉郭璞注序亦云夏

后之迹靡列於將來八荒之事有開於後裔亦為禹初書矣及淳僩庾子尤遂初文定著刋于池陽其跋畧云山海經夏禹為之非也其間或援啓及有窮后羿之事漢儒或謂伯翳為之非也然屈原離騷多摘取其山川則言帝嚳葬于陰帝堯葬於陽且繼以文王皆葬其所又言夏耕之尸也則曰湯伐夏桀于章山克之其論相顧之尸也則曰伯夷父生四岳先生龍按此三事則不止及夏啓后羿而已是周初亦嘗及之定為先秦書信



矣大抵如穆天子傳如竹書紀年多荒怪不經之事皆此類也

滑汰

滑汰東坡秧馬歌以我兩足為四蹄聳踊滑汰如鳧鷖汰入聲

南窓記談　闕名

論吳元中

士大夫要不可有所好一為所蔽未有不為害者房次律平生自視為何等人是豈逢君之欲託賤役以自售者哉史稱天寶中明皇有逸志數遊幸廣溫泉為華清宫環宫所置有司區署以琯資機筭時方為給事中詔總經度驪山疏剔岩藪為天子游觀此等事在當時草竪王珙楊慎矜之徒乃當任之琯顧安而為之不恥考

其平素未必不出於本心殆適中其所好耳可不慎哉

徽宗朝有建言請毀艮岳以其地還民方議其請内出圖本宣示宰執吳相元中覩至其間佳處失聲稱善上顧笑曰卿亦好此乎元中一時失言出於無心於義固未有所傷然使在天寶閒不知果能不為房琯耶

辨疑

漢武帝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内長文所以見愛也以百姓之未洽於教化朕嘉與士大夫日新

厥業抵而不解其赦天下內長文之語了不可解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詔言有文德者即觀內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見謂顯示也顏氏之説雖比張晏為詳然終不能服人意許少伊右丞言往年江南舊本乃以內為而文為史傳寫之誤容或有此而其義通矣近見一士人言前輩挍正本乃以內為而長為肆文為赦所以見愛其於下文尤為貫穿但改字太多不知果有所據否歐公云讀書有不通因改易本文而傅會

之最為解經者之病此言葢譏鄭氏也近世學者多或不免如此

茶

飲茶或云始於梁天監中事見洛陽伽藍記非也按吳志韋曜傳孫皓時每宴饗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飲酒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澆濯取盡曜素飲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或為裁減或賜茶荈以當酒如此言則三國時已知飲茶但未能如後世之盛耳逮唐中世

榷利遂與煑酒相抗迄今國計頼此為多

素位有當

傅簡獻公事仁英兩朝居言路榻前論事是是非非正色抗議未甞少有茍容姑息之言退而與人道之亦未甞少有矜驕自負之色及出為郡循循然遵奉部條惟謹或問之曰公以直節聞天下今雖為郡謂當時有所縱捨以自表見奈何俛首奉法如此何以自别於常人乎公曰不然君子素其位而行言官行言事之職牧守

行守土之任此古人所以安分而明守也聞者歎服司馬温公嘗謂邵康節論近代人物曰清直勇三者人所難能也吾于欽之謂馬康節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不愠尤為難矣世以為知言

天門開

王文正公遺事公幼時見天門開中有公姓名弟旭乘間問之公曰要待死後墓誌寫此言不知此言雖不足據亦可見其實有是事矣龎莊敏公帥延安日因冬至

奉祠家廟齋居中夜恍忽間見天象成文云羆棊後十年作相當以仁佐天下凡十三年駐視久之方滅公因作詩記之云冬至子時陽巳生道隨陽長物將萌星辰賜告銘心骨願以寛章輔至平手楲之題曰齋誡家紀之詩藏其曽孫益如處用小粉牋字札極草草按實錄自慶歷元年初分陝西四路公與韓忠獻范文正王聖源三公俱為帥至皇祐三年登庸適十年夫天道逺矣而告人諄諄如此理固有之不可盡詰

後耳目志 曾鞏

東坡詩書

東坡平生詩學劉夢得字學徐季海晚年妙處乃不減

李杜顔揚

謝歷日表

先生謂東萊先生南豐之師也甞稱曽子固謝日歴表云臣幸備藩

預聞告朔去親方遠已驚歲月之新許國雖堅更嘆功

名之晚以為妙處全在晚字

過海謝表

先生嘗愛東坡過海謝表云臣無毫髮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而獨來蓋蕭然出四六畦畛之外

温公神道碑

先生云東坡作温公神道碑末用北齊神武皇帝號蓋指高歡也歡追謚神武皇帝欲以比神宗故不書其名而引其謚此亦文章之關鍵

贈官制

紹興四年陳東歐陽澈贈官制王居正所作也先生嘗稱誦之其詞曰嗚呼古之人願為良臣以為良臣身誅美名君都顯號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惡惟爾東爾澈其殆將有意於忠臣乎抑繇朕不德使爾不幸而不為良臣也雖然爾籍不得已不失為忠而顧天下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于茲一食三嘆而不能自已也通階美職豈足為恩以塞予哀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

考古之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䰟而有知享朕兹意

無以

無以欲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世世以為劉高尚道人語此乃唐人語也

評歐公文

荆公謂歐公之文如決積水於千仞之溪其清駛孰能禦之

評東坡文與書

李端叔評東坡文云長江巨浸千里一道滔滔滾滾到海無盡如風雷雨雹之驟作崩騰洶湧之掀擊聳一時之壯觀極天地之變化王履道評東坡書云世學公書者多矣劒拔弩張驥奔猊抉則不能無至於尺牘狎書恣態横生不矜而姸不束而嚴不軼而豪蕭散容與霏霏如既雨之雲森疎掩斂熠熠如從月之星紆餘宛轉纚纚如縈蠒之絲恐學者所未到也二公之論頗得其

妙

老列莊

老子高於列子列子高於莊子老子之文簡古列子之文和緩莊子之文激烈

五帝本紀

先生云司馬遷五帝本紀學春秋

四忌銘

著書忌早處事忌擾立朝忌巧居室忌好作四忌銘以致吾老

四信

飢信租旅信奴病信藥老信書

領字

脩禊序崇山峻領漢書張耳傳南有五領之戍領字不從山與嶺同黄長睿䂓真誥中云領云山領也凡山有長脊有路可越如馬之項領故古但作領字

桉當作盌

孟光舉桉齊眉俗直謂几桉耳吕少衛語林少顗桊乃

古盌字故舉與齊眉耳張平子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謂青玉盌耳若此類皆不可以習熟忽而不攷為識者所哂

雜言

憤世俗之難諧如鼓清廟之瑟未終曲而去

明者見百里而不能自視其一睫智者料萬里而不能自察其五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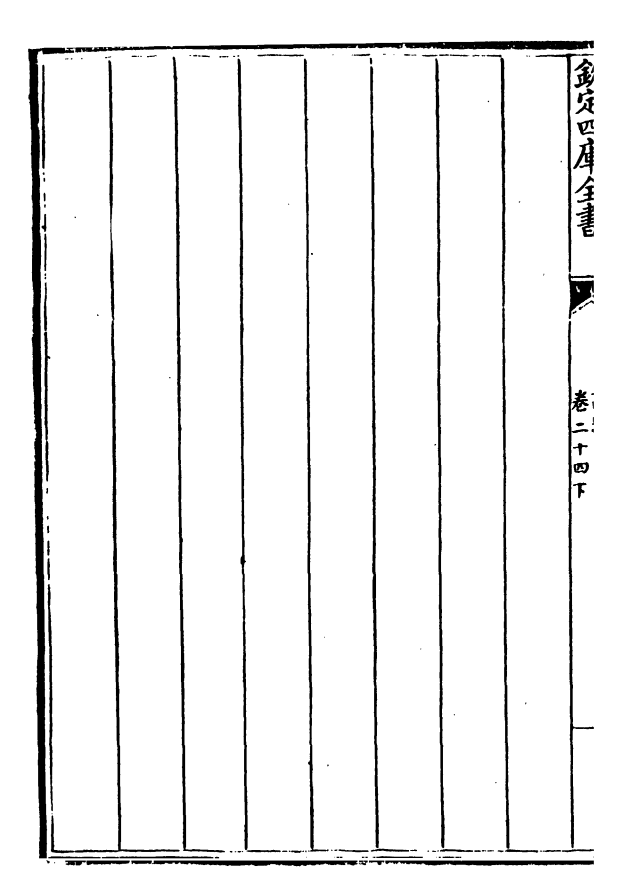
雖有姦偷不能使犬不吠雖有暴政不能使民不訛如

風行水如虫食木自然成文不假琱飾鵬鷃同宇魚龍共波

虫之食木無鋒可見蚕之作繭無罅可尋

自内視外者明自外視内者暗

惟儉可以勝奢惟朴可以勝華



羣居解頤 高懌

嘲

唐初有裴略者宿衛考滿兵部試判為錯一事落第此人即向温彦博處披訴彦博時與杜如晦坐不理其訴此人即云少小以來自許明辨至於通博言語堪作通事舍人并解文章兼能嘲戲彦博始回意共語時廳前有竹彦博即令嘲竹此人應聲嘲曰竹風吹青肅肅凌寒葉不凋經冬子不熟虛心未能待國士皮上何勞生

節目彥博即云爾解通博言語可傳語廳前屏墻此人走至廳前大聲語曰方今聖上聰明闢四門以待士君是何人物在此妨賢路即推倒彥博曰此意著博此人云非但著博亦當著肚彥博如晦大嘆喜即令送吏部與官

天子親家翁

蕭瑀嘗因宴太宗語近臣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酒時長孫無忌房玄齡相顧未言瑀引手取盃帝問曰卿

有何說瑀對曰臣是梁朝兒隋室皇后弟唐朝左僕射天子親家翁太宗撫掌極歡而罷

未解思量

太宗征遼作飛梯以上其城有應募為梯首者城中矢石如雨因競為先登英公李世勣指之乃語中書舍人許敬宗曰此人豈不大健敬宗曰非健要是未解思量帝聞將罷之

見屈原

散樂高崔嵬善弄癡大帝令給事捺頭向水下良久帝問之曰見屈原云我逢楚懷王乃沉汨羅水汝逢聖明君何為亦來此帝大笑賜物百段

卷耳

韋慶本女選為妃詣明堂欲謝而慶本兩耳先卷朝士多呼為卷耳時長安令杜松壽見慶本而賀之因曰僕固知足下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壽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也

見人多忘

中書令許敬宗見人多忘之或語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著亦可識

選人被放

吏部侍郎李迥秀好機警有選人被放訴云羞見來路迥秀問從何來曰從蒲津關來迥秀曰取潼關路去選者曰恥見妻子迥秀曰賢室本自相知亦應不怪

逆風張帆

杭州叅軍獨孤守忠領租船赴都夜半急追集船人更無它語乃云逆風必不得張帆衆大哂焉

命名曰孚

祕書監賀知章有高名告老歸吳中明皇嘉重之每事優異將行泣涕上問何所欲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賜之歸鄉里之榮上曰為道之要莫如信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卿之子必信順人也宜名之孚再拜而受命焉久而語人曰上何謔我也我是吳人孚乃爪下為

子豈非呼我兒爪子也

史思明詩

安祿山敗史思明繼逆至東都遇櫻桃熟其子在河北欲寄遺之因作詩寄去詩云櫻桃一籠子半赤半已黄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至詩成賛美之皆曰明公此詩大佳若能言一半周至一半懷王即與黄字聲勢稍穩思明大怒曰我兒豈可居周至之下周至即其傅也

准敕惡詩

杜佑鎮淮南進崔叔清詩百篇德宗語使者曰此惡詩焉用進時人呼准勑惡詩

重婚

元和初達官中外之親重婚者先以涉溱洧之譏就禮之夕儐相則有清河張仲素宗室李程女家索催粧事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程久之乃悟曰張九張九張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羣客大笑

嶺南風俗

嶺南地暖草菜經冬不衰故蔬圃之中栽種茄子者宿根二三年者漸長枝幹乃成大樹每夏秋熟時梯樹摘之三年後樹老子稀即伐去别栽嫩者又其俗入冬好食餛飩往往稍暄食須用扇至十月旦率以扇一柄相遺書中以吃餛飩為題故俗云踏梯摘茄子把扇喫餛飩

又

嶺南無問貧富之家教女不以針縷紡績為功但窮庖

廚勤刀机而已善醃醢葅鮮者得為大好女矣俚民爭婚聘者相與語曰我女裁袍補襖即的然不會若修治水蛇黃鱓即一條必勝一條矣

妻妒

李福妻裴氏性妒忌姬侍甚多福未嘗敢屬意鎮滑臺日有以女奴獻之者福意欲私之而未果一日乘閒言於妻曰某官已至節度使矣然其所指使者率不過老僕夫人待某無乃薄乎裴曰然不知公意所屬何人即

指所獻女奴裴許諾爾後不過執衣侍膳未嘗得一繾綣福又囑妻之左右曰設夫人沐髮必當來報我既而果有以沐髮來告者福即偽言腹痛且名其女奴既往左右以裴方沐髮可遽聞即告以福所疾裴以為信然遽出髮盆中問福所苦既業以疾為言即若不可忍狀裴極憂之由是以藥投兒溺中進之明日監軍及從事悉來候門福即具以告之因言曰一事無成固當有分所苦者虛咽一甌溺耳聞者莫不大笑

優人滑稽

咸通中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輩流雖不能托諷諭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甞因延慶節緇黄講論畢次及優倡為戲可及褒衣博帶攝齊以升坐稱三教論衡偶坐者問曰既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敷座而坐非婦人何凡夫坐而後坐也上為之啓齒又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也問者益以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為

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倘非婦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悦又問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論語曰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向非婦人奚待嫁爲上意極歡賜予頗厚

講論語

魏愽節度使韓簡性麄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常恥之乃召一孝廉講論語之爲政篇翌日語從事曰近方知古人淳樸年至三十方能行立聞者大笑

假作僧道

南中小郡多無緇流每宣德音須假作僧道陪位昭宗即位柳韜為容管宣告使赦一到下屬州自來無僧道皆臨事差攝宣時有一假僧不伏排位太守王弘大怪而問之僧曰役未到差遣偏併去歳已曽作文宣王今年又差作和尚聞者莫不絶倒

罯吏為聖人

自廣南際海中數州多不立文宣廟有刺史不知禮將

釋奠即署二書吏為文宣王亞聖鞠躬於門外或進止不如儀即判云文宣王亞聖各決若干

燒裙

信州有一女子落拓貧屢好歌善飲酒居常衣食甚迫有人乞與州圖因浣染為裙墨迹不落會鄰過之出妓設酒良久一婢驚出云娘子誤燒裙其人遽問損處婢曰正燒着大雲寺門

拜胡僧

偽蜀王先主未開國前西域胡僧到蜀蜀人瞻敬如見釋迦舍於大慈三學院蜀主復謁坐於廳傾都士女就院不令止之婦女列次拜俳優王舍城揚言曰女弟子勤禮拜願後身面孔一似和尚蜀主大笑

邪禿鶖

偽蜀王先主晏駕前來大禿鶖鳥遊于摩訶池上顧敻時為上臣直于内禁遂潛吟二十八字詠曰昔日曾聞瑞應圖萬般徵意不如無摩訶池上分明見仔細看來

是那胡

雁門野說 邵思

善記故事

江南二徐大傅也鉉為吏部尚書鍇為中舍舍人後主岐王六歲時戲佛像前有大琉璃缾為猫所觸劃然墜地因驚得疾薨詔鍇為王墓志兩日矣鉉曰受命撰文當早為之鍇曰文意雖不引猫兒事此故實兄頗記否鉉因取紙筆疏之不過二十事鍇曰都未也適已憶七十餘事鉉曰楚金大能記明旦又云夜來復得數事兄撫掌而已

品藻名畫

太宗皇帝嘗出内府古畫三百軸雜以山川人物鳥獸花木糊其名氏詔參政賈黄中直舍人院張洎直秘閣刁衎各領一百軸不同日而給謂曰卿可分高下等第進來刁得之尋已品藻一日叅政退朝召刁往曰聖旨出畫一百軸令觀其於此藝未嘗經心學士多能幸與銓決既而盡辨之他日舍人亦召刁往出畫如賈所説踰月相決進納備言郡國所書復以九品第之上覆視

與舊題不差大喜曰卿何為各能旌別二臣對曰臣等不曉繪事俱是刁衎所定秘閣由是擅博議之名馬

入倉避兵

開寶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半金陵城陷大軍將入予六歲矣父母昆弟十三人空宅號泣而出未知藏匿之所天漸明行至廣濟倉東北角姑之子張成家成見予父母泣且言曰兵至矣去將安適此有梯可踰垣入倉大軍若來必不燒倉成家老小幸相隨而度度訖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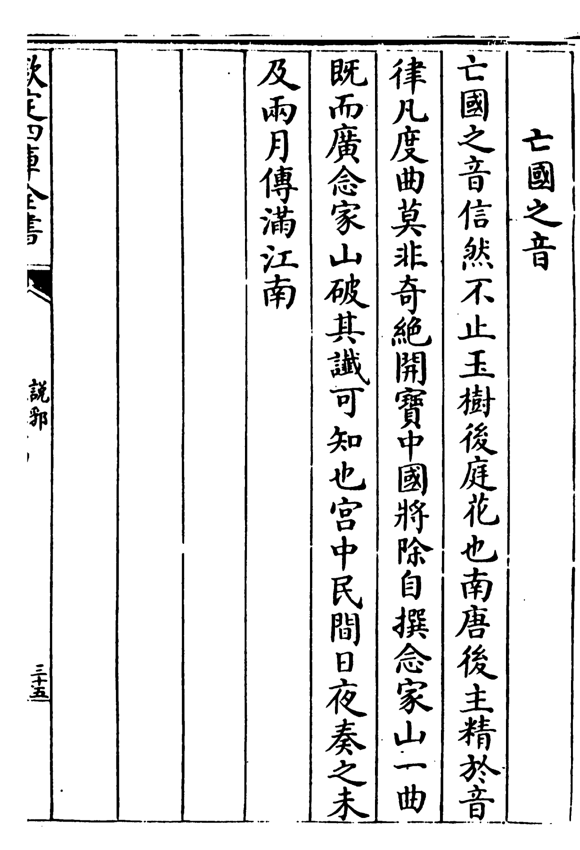
梯勿使人覺父異其言骨肉由是皆入既而成欲去梯父曰不可也我與汝即免後人何從但留之俾來者得踰垣則衆皆濟矣於是果有人沿梯而上復有駕肩凹而登者父乃與仲氏取廥中官梯兩隻擲於外至卯辰間大軍既入火照臺城少頃果有百餘甲士持赤幟立於墻外寔守倉敖是則張成所謀葢得濟者衆由我父不使去梯而又益之也二十八日招安城中多被殺傷惟此閤老幼近二千人獲全云

瓦棺寺閣

建康瓦棺寺閣晉哀帝時造逶迤精巧甲於江左年代寖遠而南角久已欹側唐明皇開元九年七月十一日江淮大風拔木是夜因風雨自正大宋開寶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尅復之際為兵火所焚時已五百八十餘載矣明年有客自東海來言是夕雪中天上有光自西南引一閣由東北去聞鍾梵鼓樂之音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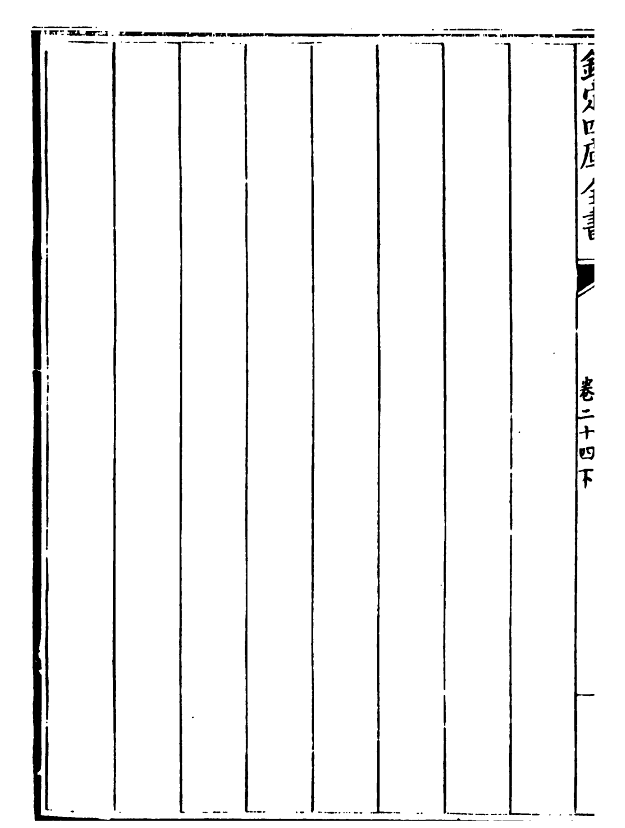
宋祖智謀

周世宗已得淮南李後主令侍中林仁肇出鎮武昌倚為長城未幾而大宋受命太祖欲先取上游兵師多憚仁肇未即遣之于時後主弟齊王達質于闕下太祖嘗密令親信往武昌僧院竊取仁肇全身真形至挂于便殿名齊王視之曰卿識此人否對曰臣不識然有類臣江南林仁肇上曰正是耳近有表并進此像言相次歸朝朕將遣使迎之齊王不省其謀亟使人間行歸白其事由是君臣猜貳仁肇不明而卒



亡國之音

亡國之音信然不止玉樹後庭花也南唐後主精於音律凡度曲莫非奇絕開寳中國將除自撰念家山一曲既而廣念家山破其讖可知也宮中民間日夜奏之未及兩月傳滿江南



三柳軒雜識　程棨

或曰

或曰平園記客言謂論語凡稱或者其所言皆無可取故畧其姓名如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或問禘之説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或曰管仲儉乎

貴稻

五穀以稻為貴古人各以其類配之如以殺雞配為黍謂野人之飡也以啜菽配飲水謂貧者之孝也以蔬食

對菜羮謂貶降之食也惟食稻則對衣錦又祭祀以稻為嘉蔬公享大夫則以為吉饎是五穀以稻為貴

祠山事要

廣德祠山神曰張避食豨按祠山神事要云王始自長興縣疏聖瀆欲通津廣德化身為豨從使陰兵後為夫人李氏所覘其工遂輟食之避豨葢以此淮南子載禹治水時自化為熊以通轘轅之道塗山氏見之慙而化為石右二事實相類

假葬

胡楷世行嘗言先世由徽來雲買屋廣化寺側修理夾壁得故攢堂一尸僵卧如生觸之則輒應手灰滅遂白有司遷瘞之始聞疑信相半後閱通典有假瘞三年即吉議郗詵母亡不致喪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即吉衛瓘以其不應除服而議之詵云此方下濕惟城中高故遂葬於所居之宅祭於所養之堂不知其不可之辭求之晉史亦然始印胡言之信

天數

天周九九八十一萬里見春秋元命苞去地九萬里見徐整歷歷記地廣東西二萬二千南北二萬六千見河圖括地象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十萬九千八百步見山海經山林之大川澤之注菜葅之生鳥獸之聚者九百一十萬八千十四頃

水石鍾秀

水石鍾秀處夷堅載高州茂名縣黄沙大石嶺理有崖樹景物宋子囦師帥桂林以兩石致景盧老幹扶疏上

挾雲氣下臨廣漠混然天成痕無斧鑿過永石遠矣

古玉

曽見玉麒符如今香囊白玉為質石碾麒麟又有片玉長可八寸濶三兩指如刀有把名扶衣古帝王既御袍帶以此抹腰無摺縐又片玉甚薄上鋭下濶多壓舌殉葬含玉也又瑰玉如笱名代指講進相以點顯經籍漢遺物

蘭亭序

世謂蘭亭不入選以絲竹管絃為病天朗氣清不當於春時言陵陽韓子蒼云春多氣昏是時天氣清明故可書如杜子美六月風日冷之義絲竹管絃四字乃班孟堅西漢中語梁已前古文不在選中者尚多何特此序耶

蠱呪

閩廣多蠱或謂凡至旅寓當扣主人云伱家有無蠱毒耶問之即不行東堅辛部載解毒呪云姑蘇啄摩耶啄

蠱吾毒生四角父是穹窿母窮是舍耶女眷屬百千萬
吾今悉知汝摩訶鄭景盟集閩廣蠱毒名曰超生有林
宰家顯得其二呪曰本師末來祖師來末三百六十祖
莫能吾前要反生急急如律令又曰本師來一祖師來
末呪作牛呪喫泄草入人腸急急如律令又有手訣稱
不能記藥則升麻一味水調服

漁隐

漁樵之隱世固有之未若張芸叟南遷錄所述之者潯

陽甘棠湖之南有孟氏者世業漁釣公訪之門闌蕭然竹籬數掩孟生出見葛衫草履容止語言真是江上漁人睘無異者就茅廡一啜左右皆漁器腥穢逼人稍即廳事如富貴家坐調呼須已可嗟怪頃間延至中堂榱題軒楹皆漆髹塗間之雕采器服爍然奪目所設酒味菜羮莫不旨嘉久之出妓女三四人皆戚里之士服飾宣所傳皆京師新聲使人終日怡然浮休以為任俠隱身而致富者異矣哉異矣哉

花客

花名十客世以為雅戲姚氏殘語演為三十一客其中有未當者暇日因易其一二且復得二十客併著之以寓獨賢之意

牡丹為貴客　梅為清客　蘭為幽客

桃為夭客　杏為艷客　蓮為淨客

桂為岩客　海棠為蜀客　躑躅為山客

梨為淡客　瑞香為閨客　木芙蓉為醉客

菊為壽客　酴醿為才客　蠟梅為寒客今改久

素香為韻客　瑶花為仙客今改尊　丁香為情客

葵為忠客　木槿為時客今改庄　桃為狂客

玫瑰為刺客　月桂為癡客　含笑為佞客

石榴為村客霞天　鼓子花為田客　蔓陁羅惡客

孤燈為窮客　棠梨為鬼客　棣棠為俗客兄弟之義不可稱俗今改為和

木筆為書客以上見姚氏　芍藥為嬌客

鳳仙為淚客　紫薇為高調客　水仙為雅客

杜鵑為仙客　萱草花為歡客　橘花為儁客

梔子為禪客　來禽為靚客　山礬為幽客

楝花為晚客　菖蒲花為隱客　枇杷為麄客

玉莠毬巾客　茉莉花為神客　凌霄花為勢客

李花為俗客　迎春花為僭客　月丹為豪客

菱花為水客以上新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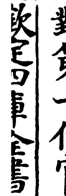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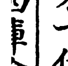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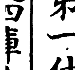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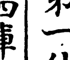
指南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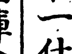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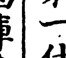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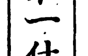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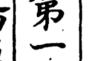
陰陽家為磁石引針定南北每有子午丙壬之理按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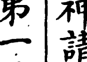
州沽義磁石磨針鋒則能指南然甞偏東不全南也其注取新纊中獨縷以半芥子蠟綴于針腰無風處垂之則針甞指南以針横貫燈心浮水上亦指南然常偏丙位葢丙為土火庚辛金其制故知是物類感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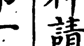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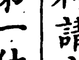
詭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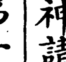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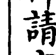
淳熈間髙曇登對上稱其不為髙談梁相戲云髙曇不為髙談以何對周益公對云畢牧且為畢牧益武臣畢牧見知㸃州沈丞相説為樓貯書時禮佛其上人謂之



五體投地之樓以對秦檜一德格天之閣士人之說云一海嚇天之閣對三公亂道之邦

陳文忠

陳文龍志忠興化人度宗朝狀元也德祐末歸守本州北兵入閩不屈生縛之至杭病卒于杭之茁兒橋巷初文龍入太學累試不入格太學守土之神岳侯也一夕夢神請交代意必老死于太學常悒悒不樂既而赴廷對第一仕官日顯前夢不復記矣及守鄉州又夢神通

書閲書前面曰交代後書年月至元心甚慢之未幾國亡城陷家残身俘至杭幽於太學之側

蠲紙

温州作蠲紙潔白堅滑大畧類高麗紙東南出紙處最多此當為第一焉由拳皆出其下然所産少至和以來方入貢權貴求索浸廣而紙户力已不能勝矣吳越錢氏時供此紙者蠲其賦役故號蠲云

識名

治平中禁中修福寧殿築基址殿心數尺地隨築隨陷
土實之更陷又窊㓝怪駭之乃穴所陷處深丈許得一
石有八大字皆天書不可曉時御書院有能解者詔使
辨釋云歳在申酉洪都不守也時諱其事立棄毁之其
後累更申酉皆無它虞靖康乙巳丙午金人再犯闕丁
未四月二帝北狩今上即位於南京已而駐驛維揚命
宗澤留守東京增修守偹以杜克代之皆能反危為安
京城頼以保全至己酉春金人收淮甸大駕南渡名杜

克赴行在而東京遂不復守矣天書至是乃驗云狄子中日記備載治平事乃其目擊也每遇申酉歲輒注之曰今亦無它自治平至建炎凡六經申酉子中死又過申酉歲前此經而不驗者豈非人事勝之耶

評花品

余嘗評花以為梅有山林之風杏有閨門之態桃如倚門市娼李如東郭貧女

論人品

余嘗謂近世鉅公歐文忠似韓退之司馬文正似蘧伯玉荆公似王夷甫蘇東坡似司馬遷文忠似退之夫人能言之然其所以似之者人或不能知之也

負暄雜錄 闕名

蠻紙

唐中國未備多取於外夷故唐人詩中多用蠻箋字亦有為也高麗歲貢蠻紙書卷多用為襯日本國出松皮紙又南番出香皮紙色白紋如魚子又苔紙以水苔為之名側理紙薛道衡詩昔時應春色引綠泛青溝今來承玉管布字轉銀鈎又扶桑國出芨皮紙今中國惟有桑皮紙蜀中藤紙越中竹紙江南楮皮紙南唐以徽紙

作澄心堂紙得名若蜀箋吳箋皆染擣而成蜀箋重厚不佳今吳箋為勝

惡香

廣明中巢寇犯闕僖宗幸蜀關中道傍之爪悉皆萎死蓋宮嬪多帶麝香所薰遂皆萎落耳

山藷

山藥本名薯蕷避唐代宗諱豫改名薯藥宋英宗諱曙遂名山藥

相墨

墨染紙三年字不昏暗者為上

中吴紀聞　龔明之

三江口

松江之側有小聚落曰三江口酈善長云松江自湖東北逕七十里至江水分流謂之三江口吴越春秋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皆謂此也即禹貢所謂三江既入者

臯橋

漢臯伯通所居之地有橋梁鴻娶孟光同至吴居伯通

廡下為人舂役伯通察而異之舍於家皮日休詩臯橋依舊綠楊中閭里猶存隱士風唯我到來居上舘不知何處勝梁鴻

紅蓮稻

紅蓮早稻從古有之陸魯望詩云遥為曉風吟白菊近炊早稻識紅蓮

鬬鴨

陸魯望有鬬鴨一欄頗馴一旦驛使過焉挾彈斃其尤

者陸曰此鴨能人言見欲附蘇州上進使者柰何斃之使者愳以囊中金遺之徐問其人語魯望曰能自呼其名爾

復姓

范文正公幼孤隨母適朱氏因從其姓登第時姓名乃朱說也後請於朝始復舊姓表中段用鄭準一聯云志在投秦入境竊同於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效於陶朱范蠡范雎事在文正用之尤為切當今集中不載

海湧山

虎丘舊名海湧山闔閭王既葬之後金精之氣化為虎踞其墳故名虎丘山椒有二伽藍列為東西樂天有東武丘西武丘詩虎字在唐避諱故曰武

三高亭

越上將軍范蠡江東步兵張翰贈右補闕陸龜蒙各畫其像于吳江鱸鄉亭之旁東坡嘗有詩後易其名曰三高更塑其像臞菴王文傳以其地廣雪灘遷之于長橋

之北與垂虹亭相望石湖范成大為之記文氣與離騷相類後又竄易十數語重刻之愈極精嚴前輩為文多不厭改此可為後學法程也

太公避處

常熟海隅山有石去東止六七十里謂之海濵即昔太公避紂居之孟子謂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濵楊修郎中嘗作詩記其事

夜船

夜航唯浙西有之然其名舊矣古樂府有夜航船曲皮日休荅陸天隨詩云明朝有物元君信擁酒三瓶寄夜航

吴語

吴人呼來為釐始於陸德明貽我來牟弃甲復來皆音釐葢德明吴人也言罷則以休繼始前吴王一日語孫武曰將軍罷休亦吴語也

花客

張敏叔嘗以牡丹為貴客梅為清客菊為壽客瑞香為佳客丁香為素客蘭為幽客蓮為淨客酴醾為雅客桂為仙客薔薇為媚客蘭茉莉為逐客芍藥為近客

蠏

吳之出蟹也舊矣吳越春秋云蟹稻無遺種陸魯望集有蟹志云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又曰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給其魁然後維其所之今吳人謂之

輸芒

綽堆

崑山縣西數里有村曰綽堆古老相傳云是黄番綽墓未知是否

東西二嶽

太湖中有東嶽西嶽二山吳王於此嘗置男女二嶽楊修郎中詩云雷霆號令雪霜威二嶽東西瑣翠眉

幻僧

承天寺普行院有一僧云大至身長尺許人有祈禱置

之掌中凶則不拜吉則拜惟所從來時盤溝村中有一漁者甞於僧云欲更業僧曰汝有何能漁者云它莫能之僧乃曰吾教汝塑泗洲像可以致富漁者曰人不欲之柰何僧曰吾授汝一法遂以千錢與之令像中各置一錢所售之直亦以千錢漁者如所教人競求買果獲千緡今寺中所藏乃其一也

蠡口

蠡口在齊門之北又有蠡塘在婁門之東古老相傳云

范蠡破吳辭越乘扁舟遊五湖潛遊於此遣人馳書詣文種大夫因以名之

蛇化劍

干將墓金匠門城東數里頃有人耕其旁忽青蛇上其足其人遽以刀誅之上半躍入草中不可尋徐視其餘乃劍也入暮欲持歸則不見矣方子通詩載其事

丁令威宅

陽山法海寺乃丁令威宅鍊丹井存焉號丁令威泉井

水至今甘美雖旱不竭交讓巷謂之泔漿巷織里橋謂之吉利橋葑門謂之府門帶成橋謂之載城橋字音之訛罕有知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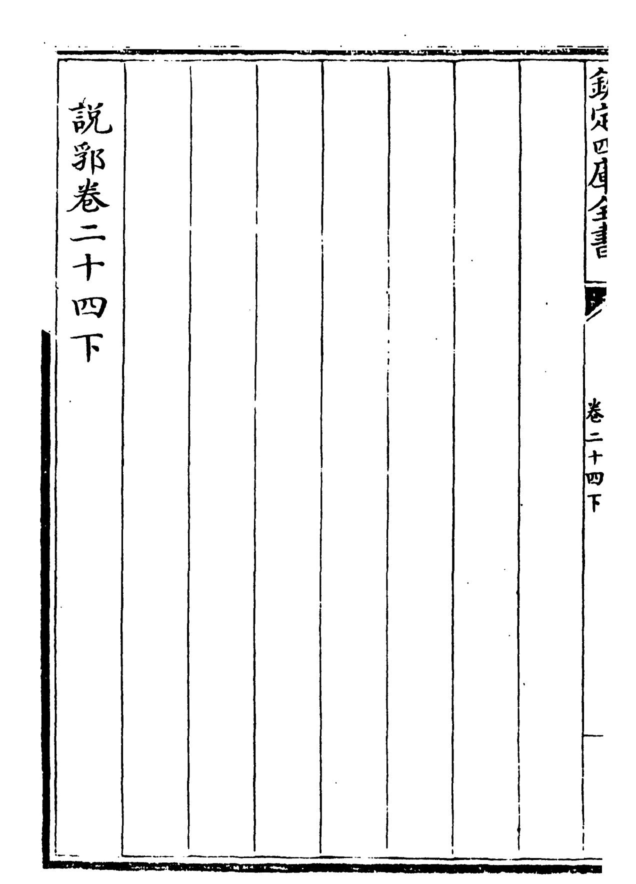
結帶巾

宣和初余在上庠時有旨令士人繫結帶巾否則以違制論當時有謔詞云頭巾帶難理會三千貫賞錢新行條制不得向後長垂　服相類法甚嚴人甚畏便縫闊大帶向前面繫稱我太學先輩被人呼保義

與妓下火文

昆山一倡周其姓係郡中籍張子韶為守時倡忽暴亡適道以訪張守周命作下火文云大家且道可惜許箇甚麽可惜巫山一段雲眼如新水點絳唇昔年綉閣迎仙客今日桃源憶故人休記醜奴兒臉子便須抖擻好精神南柯夢斷何如也一曲離愁別是春大衆還知其人向甚麽處去這裏分明會得驀山溪畔頭頭盡是喜相逢芳草渡頭處處六幺花十八其或未然更听下句

唢與君一把無明火燒盡千愁萬恨心



說郛卷二十四下